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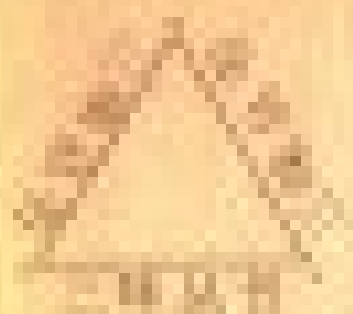
· 黄永厚 ·

黄永厚文画

黄永厚

黄永厚文画

· 黄永厚 ·



黄永厚文画

· 黄永厚 ·

黄永厚文画

河北教育出版社

冀新登字 006 号

黄永厚文画
黄永厚

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城乡街 44 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8.125 印张 169 千字 1997 年 6 月 1 版
1997 年 6 月 1 次印刷 印数:1—8,000 定价:12.20 元

ISBN 7-5434-2906-3/I · 296

溶化到此为止（代序）

——关于黄永厚先生的一些随想

梁小斌

论及黄先生，有一个“画论”的沼泽地横陈在我与先生之间。这块黑色深潭映照的不是别人，恰恰照出我并不怎么懂得先生的思想和画法的来龙去脉。开始我想：我偷偷摸摸抓紧学习“画论”就是了，不料有朋友暗示：“你为什么不上黄先生那儿去玩了？”这就等于有朋友看出了我的窘境，就像小学生在课堂上偷吃饼干被当场抓住一样，这暗示有如一束光芒猛然将我从黑暗中拎了出来，因而我羞涩。

被朋友察觉出我不懂“画论”，肯定不是我自己的意愿，羞涩感使我联想到，如果画家一定要公然地展览出去也肯定不会是画家自己的意愿，任何艺术的揭示，都不过是一种屈辱的再现。

黄先生，也大概如此。

艺术与屈辱有关，这一点人们忘了。黄先生提醒说：“现在有许多画家动不动就办画展，也不知道丑。”画，它的命根子难道不是给人看的吗？一幅画如果逃避了悬挂而被卷曲起

来，这实际上就等于扼杀了绘画本身。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画家的出头之日，是他“啄破蛋壳”之时，画家经过千辛万苦的自我孵化，总以为美的生命合情合理地诞生了，现在已经到了该办画展的时候，没有画展，就不会有画家。因而，绘画命里注定的属性是必须主动送上门给人看，像端上一盘毛茸茸的小鸡、小鸭，或是场面宏大的安静山水。怪不得画家在中国古代一向被称为“待召”，待召在天经地义的奴婢地位上，浑然不觉地光大着自己的艺术。

但是，扼杀的真正魅力并不在于艺术已经“啄破蛋壳”之时，假如有石头猛然将蛋壳击碎，这将鲜明地证明它反倒是个活物。

有一个很简单的困惑总是盘在我的脑海中。黄先生以及艺术是怎么被世人所发现的，或者说是怎么被世人盯上的。是通过画展吗？我想说，黄先生的画是当年戴红袖章的人率先发现的，他的画被公然张贴在大字报栏上是先生有史以来最早的画展。这样说，并不是为了牵强附会，千真万确的事实是：当现实还不具有艺术眼光时，它们不一定就是无所作为的过眼烟云。我也在旁边看，只觉得惊异，我相信黄先生那个时候绝对不情愿给率先发现他的人观看。

外行人围观画家的画，其神态无非是交头接耳，这情景也很难说现在也不存在，丹青有灵，想必是悲愤万分。是不是可以认为，现实手段对任何一门艺术的揭示，必然早于鉴赏家们的艺术揭示。强行揭示，是先生爆发灵性的根源。

“这是谁画的，这么怪。”在交头接耳声中，画家“咦”了一声，还能是谁画的。世界上的语言也真是巧合，一群德国

人冲进毕加索的画室，用自动步枪指着画布上受伤的鸽子在问：“这是你画的？”毕加索回敬了一句：“这是你们画的。”

画家与士兵的对话极富哲学意味。用机枪向鸽子和孩子扫射的士兵倒成了画家，而画者却隐去了，谁想当画家呢。

没敢说今天站在黄先生画前观画的所有鉴赏家都是不带枪的士兵。墙上所绘种种怪异风范，哪怕黄先生不回答，经鉴赏家认定，也确为黄先生独自一人所画。这意思是说：别人无力仿效和比拟。我悲哀，因为真正能让画者隐去姓名，只留下画卷如铁的那个时代并没有真正到来。

时至今日，我们为什么还在喋喋不休地分辨已被现实手段强行揭示出来的画。受到赞誉的先生的渊博和叛逆的个性到头来被归结为“黄永厚其人”。这道理很简单。我们谁也不敢说，先生的画是我画的，构成先生生命涌动源泉我有责任，这自然是历史才能说出来的话。谁敢代历史发言呢？（当然，也有胆大妄为者）涉及到作者署名之字，芸芸众生和鉴赏家都逃避得无影无踪。目前，黄永厚的名字像钉子一样被钉在自己的画上，他署名，他要独立承担责任。

坦率讲，我也是曾企图论画的。我在学习论画的过程中忽然想到，鉴赏家们谈及先生的言论就算是说得全对，这到底意味着什么？我因读不懂画跋，只好称先生所书全是咒语，我知道中国有的是咒语阐释家。

开始我也学着所有鉴赏家的样子，站在画室门外，以远一点的方式朝里面的墙上看。我因近视，看不清画上画得是什么，只是觉得“特别好看”，以为是水天一色的境地，但等我悄悄走进看时，我原来错把画上字迹当山水。这就是近视看画的必然结局。也没准是鉴赏家看画的必然结局，原以为

生花妙笔的和谐之处，竟落满先生抗争的语言。我们全看错了，那不是和谐，它是反驳。

我说不出确切的日期，我们的艺术家已经不再创造。他们的任务仅限于挖掘和阐释，把一种令人惊异的事物引向可以理解的俗套是所有鉴赏家赖以生存的根基。他们的文明杖上写着“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这意思分明是在说，一切都将被我们掐死。

眼下最根本的任务是让黄先生继续复活，解读他所有的作品。国内鉴赏家的根本特征依我看来，他从来不敢生生地说：“这是令人惊异的，因而是不可解读的。”完全可以解读的极致便是教也不用教的“空灵说”。“空灵”说认为，它早已不追究某桩事件，某个故事，某幅画究竟该不该存在。谁都知道，鉴赏家甚至比政治家更能容忍“丑恶”现象，辽阔而又朦胧的空灵观暗喻着先生将被囊括其间。

但是，先生的画哪怕更改一次面目已经够我受益匪浅。我对先生的画感到惊奇，我在惊奇处止步，畏葸不前，随着可悲的理解力的提高，也懂得了点真实的深度和“物化”的鬼原理，我自然也就不惊奇了，余下的日子，自然也就是个苟活者了。

什么时候我们觉得先生所绘已达到水天一色的境界，我们恐怕再也顾不得仔细辨认画上的血珠，再也顾不得认识先生了，——这就是鉴赏家们逃也逃不掉的本性。

然而，先生曾不断传来告诫，千万不要陷入画论圈套，这个圈套也将先生团团围住。先生较为了解我的秉性，我首先是从认识先生画的市场价值开始，被逼着去“理解”其艺术价值的。先生曾多次为我作画，催我为生计去打点各路门神；

先生说，如在路上遇见诗人，但请不要惊扰诗人；先生穿着单薄的衬衣跑出来喊我，他在前方带路，转眼消失在楼群中。先生的确像个孩童。先生有时脾气很坏，时有“学生”登门请教，我不知他为何发怒，他向门外指出一条路，喝令来人滚出去；先生的家门上贴有“谢绝来访”的手迹。也窘得我不便敲门，后偶遇到先生，方知此条已贴有好几年了。

这些都是黄先生的天然性情使然。顺理成章，画也理当如此。不过我真的不知道先生作画难在何处，我竟然说：“我帮你画。”先生这时抬起头又“噢”了一声。也许是本人语误，先生并不深究，没想到他倒也赞成我的说法：“你不会画，但我家保姆会画，这画应该请她画。”

这时，我隐隐感到，先生对他的绘画生涯产生了一种深深的苍凉之感。他又接着说：“什么庖丁解牛，游刃有余。不就是会解条牛嘛。”先生从容地表达着对娴熟画艺和娴熟境界的鄙视，静悄悄地将他的真实思想推向了画外之音。

有人在路边烧着什么？我想到从树上落到地上的叶子，竟然还有人能够想到，把它们扫到一块点燃了火焰。其实，每一片叶子并没有明确的意思，那精细的叶脉难道会说出自己的隐语：“请把我们烧掉。”

但是，先生却有清晰的表达：“我的所有作品都像茁壮树枝上叶片那样，其神秘的脉络都向这个世界指出了最初的来源，也许，我家保姆也会画。”

我敢肯定，黄先生不是为了让画卷落上别人的落款而深入丹青生涯的。先生有时厌倦了绘画，更不用说厌倦了鉴赏家的“正确的废话”。厌倦是个活物，终于演化成一句跳出字面的活的语言。

我自然又联想到列夫·托尔斯泰。他在晚年希望能做一个缝鞋匠，进入一针一线的缝合之中。那时，在我幼稚的想象中，以为大街上任何一个角落的缝鞋匠都曾经躲在家里写过厚厚的书。

现在我想，托尔斯泰只是接近了常识，接近了一个朴素的思想：作家最终的结论，或者身体力行在做一件谋生的事，如同峰巅的火焰在那里诗意般的燃烧。

因为先生是画家，他的说法恐怕另有深意，不是真的请别人代画。这活的语言照亮了画家的身姿，因而先生是活的；先生表达了静悄悄的念头，在我听来是一种轰响；先生是一位充满着善意，并时刻不忘反省自己的人。

真说不定，先生也会对我大喝一声：“你给我滚出去。”或以沉默相对，以示逐客，旨在反驳的绘画语言当属先生自己说出。

我曾记录下黄先生反驳“他们”时的大致意思：“我作画，我将永不回归自然。”

先生说：“有些画家之所以终身临摹自然是为了终身抄袭自然，穷尽山川，取其自然之道，这也很难证明这就是画家的心胸。以获得性情的陶冶和人性的平易，这看不出有什么破绽的说法，说到底还是当今人类最为精致的生命享受，有人以为这和抢到一块牛排的愉快不尽相同。”

黄先生继续说：“艺术的确与艺术家的掠夺心态有着暗合的关系，把自然精神演绎成自己精神的艺术家实际上早已不在创造。艺术家掠夺自然精神当然也很辛苦，所以，当初学者想打探，必然会遭到老师傅的一顿棒喝，怪不得禅机也不可问。老师傅对企图‘不劳而获’者表示极大的愤慨，也还

是流露出占有者的心态。当然，思想的懒惰者不一定就没有‘思想’。恰好自然的走势也有懒散之处，从自然中学习懒惰，学术界上称‘淡泊’。

“因而，我对纯粹的山水画家深恶痛绝，这类画家一旦试图离开摹本，必然暴露出纯属私人性质的丑陋笔墨。还是回归自然为好。”

《百年孤独》中有一个孩子捧着一块冰对部落里的其他人说：“好烫手啊。”黄先生这个人物也犹如一块冰，当气候逐渐变暖的时刻，有鉴赏家暗示他，该映衬着太阳的反光，溶化进入“水天一色”的境地。但是，这块冰的内核恰好是一块褐色的石头。石头上刻着几个字“溶化到此为止”。

至于这块褐石是如何钻到冰块里面去的，只有天知道。

目 录

杨柳依依·····	(1)
浙江和我们	
——一个奇怪的艺术现象 ···	(4)
山水答问·····	(13)
艺术是福音 艺术是福音	
吗? ·····	(17)
《红楼梦》 ·····	(19)
枯水河·····	(21)
名利场·····	(23)
拥抱·····	(25)
云想衣裳好吗? ·····	(27)
中国人真快活	
——论欢乐 ·····	(29)
龙里·米尔沙	
——论完美 ·····	(33)
三姑娘与“谄也”	

——论悲剧的传统	(38)
上帝的手	(43)
上帝的雇工	(45)
徐渭的选择	(47)
磨斧深谷	
——论英雄	(51)
我是谁	(54)
已不是对手	
——《自然主义》引言	(56)
自然主义	(59)
何海霞	(70)
代何海霞序李世南画集	(72)
牛二万岁	
——牧惠《歪批水浒》代序 ...	(74)
诸葛亮和馒头放碱问题	
——谈小说《烟》	(76)
后人围着屈原传	(79)
韩琪论	(81)
韩琪转世	(85)
苏解为	(88)
李淳	(91)
大师的宗旨	(94)
黄茅白苇好收成	
——苏子论书	(95)
任伯年	(97)
达利	(99)

毕加索.....	(101)
角色辉煌	
——《武生泰斗》和马泉来 ...	(103)
幸得不像	
——王晓庆	(106)
安谧付过代价	
——说张煦和	(110)
未了前身债	
——看沈迈士	(113)
湖南有个谭盾.....	(115)
王平.....	(118)
鬼和傺	
——初见刘雍	(121)
真画画的	
——读《刘二刚书画》	(123)
胡颖州居士.....	(126)
披襟临风	
——复西德画家席告生先生 ...	(128)
走炼狱	
——一封复信	(141)
说点虔诚	
——复 N 的信	(143)
人物画不谈人是现在人物画之	
标志.....	(147)
玄隐庐诗话.....	(149)
聊斋.....	(155)
八云山下.....	(159)

九方皋·····	(162)
捉蒲团图·····	(164)
更射不入·····	(166)
刘叉·····	(168)
梅非梅·····	(170)
贫富和尚·····	(172)
画美人·····	(173)
出口便好·····	(174)
狂者纳之·····	(176)
臧孙闻孟孙誓·····	(177)
子击遇子方于道·····	(179)
儿难大·····	(180)
大富贵·····	(182)
有我有鬼·····	(183)
富贵云尔·····	(185)
山鬼·····	(187)
吴作人逸事·····	(189)
板桥先生·····	(191)
杜甫·····	(193)
顾云酒话·····	(195)
海瑞图·····	(197)
宋玉·····	(199)
亚当夏娃·····	(201)
贝多芬·····	(203)
锦瑟·····	(204)
张敞·····	(206)

罗隐《英雄之言》·····	(207)
颜驷升官图·····	(209)
刘禹锡·····	(210)
敢来三碗·····	(212)
王象春诗意图·····	(214)
荆轲和嵇康·····	(215)
逢蒙·····	(217)
自画像·····	(218)
范缜文章图·····	(220)
无人不怪长安住，何独朝朝暮 暮闲·····	(221)
刘海·····	(222)
石虎行·····	(224)
子都·····	(226)
铁锚图·····	(228)
师徒对话·····	(229)
桃源难觅·····	(230)
藤萝图·····	(232)
李涉·····	(233)
子见南子·····	(234)
书于《西北汉简》之后·····	(236)
快乐王子·····	(238)
寄九竿子·····	(240)
硬伤 ——后记·····	(242)

杨柳依依

艺术为什么那么重视感觉？因为感觉来不及修饰、来不及承担责任。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依依，只给你一个永远含情脉脉的恋人，不带副产品，如油、盐、柴、米，生儿育女，洗袜子上班，摔锅子打碗，直到翻脸离异都不解恨。

依依之情，风光明媚，十八岁见到她是这样，八十岁想到她还那样，都不老。

不老，是句假话，唯有艺术可望超越老。为此，宋徽宗、李后主置皇位于不顾，江山色变，而艺术长青，其代价可谓大矣！罗马帝国尾巴上也挂着一个宝贝皇上尼禄，他把母亲、老婆、女儿一一砍完之后自己也抹了脖子，在实现最后壮举的当儿，更出惊人之语：“看呐，世界上最了不起的大艺术家完蛋了！”深致惋惜于自己。但这位冒牌大艺术家生前和死后均未留下任何艺术品，我们也就不必为自己的孤陋寡闻抱歉了。

平民之中，外国有年纪轻轻就被贫病折磨而死的莫迪里阿尼。剩下一口气，他还精心地将求医需售而未售的作品，统